

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边强

域外风物

赶年集

仇士鹏

在老家,年集是一场十里八乡的盛会。就像《京都风俗志》所写:“十五日以后,市中卖年货者,棋布星罗。”那一天,热闹迅速从名词变成动词,从影影绰绰变成浩浩荡荡,让羊肠般的土路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吞吐汹涌的人潮。有人在狭小的空地里见缝插针地摆摊,有人在吆喝和还价声的间隙中小心翼翼地挪动,形形色色,推推搡搡,吹吹打打……如火如荼的年味就这样在露天的乡土大地上密不透风地赶了千年。

在童年的印象中,年集的味道是甜美的。时不时就有卖糖葫芦的老人,把插杆当作旗帜扛在肩头,无声地召唤着四面八方的小孩。山楂裹在金黄的糖浆里,像是人裹在一年的好事儿里,红光满面的脸颊上泛出微醺的光泽,让我垂涎欲滴。它确实有一种神奇的魔力,不知不觉间就溜到我的手里,顺便挤走兜里一张纸币。有时候,还会碰到卖棉花糖的。那如烟似雾的形态、雪白蓬松的质地和入口即化的口感更是让我欲罢不能,大口吞下,仿佛把花团锦簇的甜言蜜语和敬酒词也都吞进了肚中,为年后走亲访友作足准备。

最东边,是吹糖人的固定摊点。或是鸡狗马羊,或是悟空八戒,孩子们各种斑斓的想象都能在师傅的手中得到实现。我们围在两侧,看他瞪大了眼睛,鼓起了腮帮,一双手弹钢琴般快速揉捏,圆滚滚的糖浆就生出了牛角,长出了金箍棒,插在木棍上一摇,就勾起了一片崇拜的欢呼声。守在一旁,糖浆浓郁的甜味氤氲不散,看着师傅灵活的巧手,甚至感觉自己的灵魂也在被揉搓、塑形,这一年的前景如何,即将在师傅的手中被一一预言。

年集的颜色是吉祥的。我喜欢跟在人群中看对联,虽然不懂典故,但一定要装作看得津津有味的样子,在或工整或狂放的毛笔字中咂摸对仗与平仄。有人在现场书写,不管毛笔在红纸上是否走出了龙蛇,当他弯腰提笔的时候,就已经在身边人的捧场声里和王羲之肩并肩。地上摆着一沓沓福字,各种字体、颜色、花纹应有尽有,人世间所有的福气在这里都能找到影子。

不远处,是卖灯笼的区域,最多的就是红色的灯笼,如同一片高低错杂的雨林,把眼镜的镜片都染红了。如果它们会悬浮的话,一定能把故乡的天空塞得满满当当,如晚霞般一路延伸到远方的田野上空。灯笼的半面是灿金的四字祝福语,半面则是鲤鱼、牡丹等吉祥图案,下面坠着红色的穗儿,随着风轻轻轻摆着尾。提一盏灯笼回家,来年走上再远的距离,也不会忘记归乡的路。

年集的声音则是闹腾的。这时候可没人会在家里睡懒觉,挤满一条条街道的声音漫过窗子,涌进每个房间,就连家养的鸡鸭都勾着脖子,叫嚷着,想出去溜达一圈。招呼声、欢笑声、叫卖声、还价声此起彼伏,把灯笼的穗儿拨弄得来回摆动,惹得货架上的铃铛也忍不住地唠起了家常。“再买点瓜子,不然看春晚的时候没得噓了”,“给小二子买双虎头鞋,新年就要生龙活虎”,“多买点窗花,把福贴在窗子上,福气就到家了”……人声鼎沸,锣鼓喧天,像是一场金戈铁马的大雨落在了湖泊,水花溅得人心神激荡不已;又像是潜藏在鞭炮里的轰隆声要在年集里进行一次试鸣,不在耳畔留下丝毫留白。可偏偏,年集越吵,越热闹,越喜庆!

对我这种自小生活在城里的人而言,年集里成群结队、气势汹汹而又理所当然的方言和土话听起来陌生而又熟悉——这是文化基因与地缘血脉的共鸣,压过了二十多年的疏远与隔阂,迅速同化着我的腔调和语气。彼时,字正腔圆竟成了一种惭愧。

一直到现在,每逢过年我都会回老家,去年集里赶上一遭。在这里,我总能见到乡村最澎湃的激情和最旺盛的生活气息,期待与收获在这里集散,文化与乡愁在这里赓续。关于幸福、和谐与富庶的答案,无需追寻,它们在每一张笑脸上洋溢着、舞动,着,每一年都在开花结果,每一年的芝麻都比去年的高。

我也莫名地觉得,只有赶过年集了,才能真正地跨入新年。

灯火里的故乡

富永杰

聚一聚
都能与它说一
悲欢离合
所有的高低贵贱
故乡是一轮明月
把所有的晦气赶得无影无踪
厨房、上房、偏房的香气、和气
把寒冷逼得通红
院子里是咯咯的笑声
没有了荒凉与孤寂
热炕上的眼眸像崭新的春天
满是亮晶晶的糖果
灯火里
所有的日子都是母亲的味道
所有的灯火在同一个地方点亮
所有的路向着上坡下坡的方向

诗苑

五色海

第1089期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山中日子

甘蔗甜迎新年

廖天元

一根甘蔗,就把腊月的香甜搅动起来。

午饭的时候,伙食堂的阿姨切了一盘甘蔗出来,小巧精致,圆润光泽,用嘴一咬,那混合着时光的甜香立即像潮水一般涌上心头。

乡间有谚:红萝卜,咪咪甜,看着看着就过年。而在我的心头,腊月还有甘蔗,像红萝卜一样,都是新年快到的前奏。

小时候老家屋后有一溜狭窄的自留地。爸妈在周围种上了橘子树,在地里,随着季节的变换,他们把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四季豆、豇豆、蒜苗、韭菜……一个一个铺排得井然有序。在偏西的一个角落,也为甘蔗留下了一方出头之地。

从春天到秋天,我幼稚的目光是看不见那一片甘蔗林的,我的心思,停留在嫩嫩绿绿的瓜果蔬菜之上。我不靠近它,它实在普通得像我一样。而后它挺拔起来,却有着如剑般锋利的叶片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,还要在身上留着时光的“节”点。

但冬天不同,甘蔗经过漫长的酝酿,终于成熟。成熟的甘蔗在腊月间的乡场里,成为迎接新年当仁不让的主角。一根根甘蔗被人高高低低地竖起来,远远看去,就像一顶顶褐色的帐篷。卖甘蔗的手持砍刀,对着围观的人说:“来来来,你们用刀削到哪里,我就砍到哪里,不甜不要钱。”

这话充满诱惑。有人拿着砍刀,站在甘蔗前,将甘蔗端正正地竖立,然后屏住呼吸,趁甘蔗将倒未倒之际,一刀劈将下去。

这是一个技术活,劈在中间,甘蔗划不开多远,劈在外边,容易砍空,只有分寸刚好,才能把甘蔗的皮削得够长,买家能得到一截长长的甘蔗,从而在他人艳羡的吆喝中离开。

现在想来,这自然是卖甘蔗的一种推销手段。但小时候我也乐在其中,时常想去挑战。当然这时的甘蔗,也愿意为人们的欢乐无私奉献。

我曾问父亲,甘蔗为什么那么甜,父亲说甘蔗的甜来之不易,和人一样,都需要漫长的磨砺。我问父亲甘蔗为什么有节,父亲说它进退有节清风亮节。

父亲是老师,喜欢讲道理,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,那些话让我似懂非懂。我更“讨厌”他一到腊月,便命令我把橱柜的碗全部拿出来,背到山坡用泡石“沙碗”,碗不锃亮便要返工,就要被吼。还让我和他一起磨豆腐……我在无聊重复的脚步中天旋地转,他在一旁竟然鼓励我要“文明其精神,野蛮其体魄”。

直到父亲说:“推完磨,我给你砍甘蔗。”我的精气神一下子满血归来。是甘蔗的甜,让我燃起期盼。

很多年后我做了父亲,也懂了父亲。我知道父亲想拿甘蔗说事,让我能有一个节节攀高而平安幸福的人生,只是父亲不知道,因为甘蔗,好多人的命运被阴阳错地改变。

甘蔗的故土在太平洋群岛,后来通过阿拉伯人传入中国、印度和欧洲。在没有甘蔗之前,欧洲人只能通过蜂蜜获取甜味。甜是人类永不疲的追求,当欧洲人第一次见到甘蔗的时候,禁不住为这种作物疯狂起来。但甘蔗种起来耗时耗力,想大批量种植在欧洲显然不行。欧洲的殖民者于是就把目光放在了美洲,在拉丁美洲建了很多甘蔗园,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,他们从非洲贩卖黑奴……一根甘蔗,于是搅动了整个欧洲,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。

这样的说法让甘蔗背了锅,真相是人性中一种叫贪婪的东西,但历史有时真的很神奇,造成改变的,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物件。

时光荏苒,那些旧时的甘蔗田在城市的喧嚣中,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。而我老家屋背后的园子,也早已荒芜。

然而甘蔗的甜美并未消失。当新年的阳光与甜润的甘蔗相遇,一场关于时光与味觉的盛宴还是悄然而至。我总觉得它像一个外表粗粝内心柔软的老友,在春节快到时返乡归来,喜欢把一年的酸甜苦辣对我倾诉。

嘉绒往事

腊月里的嘉绒

杨金富

冬至一过,天地之间显得开阔起来。到了腊月,雪花便不约而至,纷纷扬扬地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。起初只是细细的、密密的。后来,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洒落到地面上。不一会儿,远山近谷,山川河流就覆盖上厚厚的一层积雪。夜半时分,朦胧中,听见门外那棵老杏树上传来枝桠断裂的声音,权当这声音只是睡梦之中的小插曲而已。

清晨,推开窗户,满世界的白色扑面而来,令思维和目光飞扬在山川大地之间。在腊月,这些雪都被称为“瑞雪”,不管是大雪还是小雪,都表达着一种丰收的喜悦之情。腊月是农历之中最后一个月,因此,必须有一个总结,不然,这一年仿佛都过得平淡无奇了。因此,眼前这些覆盖大地的积雪,已将过去的一切都埋葬在白色的世界里,将一切烦恼都赶去了遥远的地方。

然而,在腊月之间,当雪花飞舞时,所有的生命都仿佛停止了呼吸。那些花花草草将自己的根茎深深地扎入大地之中,待来年春回大地时,再次绽放出生命的新绿。放眼望去,茫茫原野中,除了几座裸露着肌肤的瘦硬山崖、几棵树木,以及若隐若现的溪水外,余下皆为雪的世界。

在腊月,微风不停地吹着。那些柳树的树梢头,早已有了米粒大小的嫩芽。这些嫩芽的外面还包裹着灰色的壳,而壳的里面,生命正在萌动着一场春天。山间的梅树上,那些不畏严寒的花骨朵,在枝头间偷偷露出了粉色的头。就是这么一点颜色,早已将腊月的严寒逼退了许多。因为这是严冬之后第一次看见花朵在枝头绽放,因此,人们的眼中,腊梅就成为了寄托春至的使者。许多文人墨客的诗作之中也就多了它们的影子,它们的芳香。山间的腊梅比院落的梅花开得尚早一些,它属于灌木一类。不管是在悬崖峭壁,还是在田间地头,抑或是在溪流旁。不管天气如何变化,这些腊梅早已蓄积了力量,自顾自地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绽放出一丝笑意。开始时,那些迎着阳光而长的花苞也只是绽放出一点好看的颜色,后来,一树梅花都慢慢绽放,如赶赴似的次第开放起来。在瘦硬的冬日里,这腊梅点燃了腊月热情,驱散了数九的严寒。“疏林冻水熬寒月,唯见一株在迎春”“枝横碧玉天然瘦,恋破黄金分外香”,这些诗句在描写梅花的时候,也道出了生活的不易。不过,于我而言,更多是增添了诗情画意。而腊梅花开在天寒地冻的腊月里,本来就是一场生命的磨砺,为季节报送春的信息。

在严寒的日子里,思来想去,腊月的生机大多聚在菜园里。菜园里,果树下,一棵棵白菜正在与严寒抗争。在它的身上,那些被冻坏了叶子就像是一层层冬天的衣裳紧紧地裹在外面。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枯萎的叶片,才使得白菜能在寒冷的冬日里生存下去。还有一根根萝卜,插在冻土内,不断地往里生长。最后,练就一身不畏严寒的身躯,在冬日里茁壮成长。

在这时节里,母亲在蒸煮腊肉之前,扛着锄头走进菜园里,挖出一根根红皮白瓤的萝卜,洗净、切块,与腊肉一起混炖。不一会儿,肉香四溢,萝卜的香味也萦绕其间。吃上一口萝卜,再喝上一口浓汤,瞬间,一股热气在体内流窜,让人在严寒的冬日里感受到食物带来的满足。

菜园里,还有小葱、大蒜、香菜等蔬菜,在寒风中伫立。放眼荒凉的大山,这些蔬菜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可贵。因为它们的点缀,人们的日子过得更加热闹了。这时候,就显出了劳动人民的质朴本色,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让种子在严冬里得以延续,生活因此变得如此的多姿多彩。

年年岁岁,村寨里总是腊酒飘香,炊烟袅袅。到了腊月,炊烟笼罩着村寨,仿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似的。因为,再经过几日,即将迎来一年当中最为隆重的节日:春节。

“腊月忌头,正月忌尾。”腊月初一开始,故乡的人们在说话、行事的时候都需要格外小心。语言都隐蔽了锋芒,让它们带着平和温暖的光芒。如“杀猪”用“洗猪”,“菜刀”用“掌案”,“打架”用“过捏”,“吵架”用“摆话”……在这一个月里,每说一句话都需要深思熟虑,每做一件事都需要三思而后行。最后,还得借助皇历,只要是诸事不宜的那一天,宁愿待在家里一整天,足不出户也行。

腊月里,村寨四处飘荡着蒸煮玉米、青稞、小麦等粮食作物的味道,这是寨子里的人们准备蒸头。就是这么一点颜色,早已将腊月的严寒逼退了许多。因为这是严冬之后第一次看见花朵在枝头绽放,因此,人们的眼中,腊梅就成为了寄托春至的使者。许多文人墨客的诗作之中也就多了它们的影子,它们的芳香。山间的腊梅比院落的梅花开得尚早一些,它属于灌木一类。不管是在悬崖峭壁,还是在田间地头,抑或是在溪流旁。不管天气如何变化,这些腊梅早已蓄积了力量,自顾自地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绽放出一丝笑意。开始时,那些迎着阳光而长的花苞也只是绽放出一点好看的颜色,后来,一树梅花都慢慢绽放,如赶赴似的次第开放起来。在瘦硬的冬日里,这腊梅点燃了腊月热情,驱散了数九的严寒。“疏林冻水熬寒月,唯见一株在迎春”“枝横碧玉天然瘦,恋破黄金分外香”,这些诗句在描写梅花的时候,也道出了生活的不易。不过,于我而言,更多是增添了诗情画意。而腊梅花开在天寒地冻的腊月里,本来就是一场生命的磨砺,为季节报送春的信息。

在严寒的日子里,思来想去,腊月的生机大多聚在菜园里。菜园里,果树下,一棵棵白菜正在与严寒抗争。在它的身上,那些被冻坏了叶子就像是一层层冬天的衣裳紧紧地裹在外面。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枯萎的叶片,才使得白菜能在寒冷的冬日里生存下去。还有一根根萝卜,插在冻土内,不断地往里生长。最后,练就一身不畏严寒的身躯,在冬日里茁壮成长。

在这时候,家中的女人除了准备过年的吃食,还要忙着清扫房屋、洗被褥、喂牲畜等工作。腊月二十三,家中的男孩腰挎着弯刀,走向远处的山梁,在长满青冈树的山林里,选取长满刺的青冈树枝,砍断后扛回。

